

品,或加清泻之药,只在力量大小之间变化。而且临证慎用苦寒,其用清泻,剂量均小,并伍以大量养血扶正之品,务使邪去而不伤正。

2 傅氏治肝之方药

就完带汤而言,此证之机为湿盛而火衰,肝郁而气弱,故立法以大补脾胃为主,而又佐以疏肝。肝气之郁,一由湿邪困阻,使风木闭塞于下,二由肝虚气弱,不能行条达之令。故治疗首当治湿,使湿化则木气自可升腾,次则养肝,稍佐疏达之品,俾肝体足,而肝用达。方中白术、山药补脾健中,二药均重用一两,人参益气,甘草和中,四药相合自可使中州气厚,脾胃之气旺,亦可养肝,则肝气亦旺。以四药均为补益之品,偏于敦厚,有王道之长,而少霸道之用,故佐以苍术三钱。苍术力雄气散,燥湿开散是其长,甘温补中是其短,与前四药相合,则王霸并行,而又以补为主。此症若过于辛温燥湿之品,虽可取效于一时,但有耗气伤阴之弊。且因脾虚之故,而加肝郁气弱,木不疏土,脾精“不能化荣血以为经水,而反变成白滑之物”,故其阴血难免有所不足,故辛温燥湿之品当少用。白芍以酸敛为用,据《神农本草经》载,白芍又可利小便,是知其酸敛之中仍有开通之力。现以酒炒,又增辛散之性,使白芍柔肝养肝,而不致酸敛过度,而妨肝气升腾。再助以柴胡、荆芥、陈皮,俾肝体得养,肝用得畅,自可使风木上行而地气升腾。车前子可为湿邪开一出路。

就加减逍遥散而言,此方之机在于肝气欲上升而湿欲下降,两相牵制,遂成此病。肝气不畅,郁而化热,逆轻者热必轻,逆重者热必重。故其治当解肝火之木,利膀胱之水。肝火之证本系肝郁而致,故泻肝火当以解郁为主,以清泻为辅。方中白芍五钱以养肝,柴胡、陈皮达肝用。逍遥散原用当归,以当归辛温,且有走散之性,有助热之嫌,故去之而独用白芍。茵陈禀春生之气,苦寒之中又有生发之气,故清肝热之中,又有生发升散之力,再配以白芍养肝体,则肝热去而肝气不伤。加减逍遥散之肝郁与湿邪牵掣有关,而茵陈有治湿之功,湿浊去,则肝气易达,但其治湿不同于黄芩、黄连之苦燥。因湿性黏滞,治当开散,茵陈有芳香之味,故有治湿之功。治湿之药,多性燥,易伤阴血,而茵陈性寒,故其性不燥,且有白芍相伍,故无伤阴之虑。茵陈又有利小便之功,可为肝经之湿热邪气开一出路。梔子其性苦寒,可清热利湿,而其苦寒之中又有开郁之功。

就清肝止淋汤而言,此方用治赤带。傅氏认为,赤带系肝经郁火内炽,下克脾土,脾土不能运化,而致湿热之气蕴于带脉之间,再加以肝不藏血,血亦渗于带脉之内,湿随血下,遂成赤带。其病之原在肝经郁火,故赤带火重而湿轻,其治当以清肝之火为要,而火之旺又由于肝血之衰,故此方之治专补肝血,少加清火之品。白芍醋制、当归酒洗,均用一两,两药相伍,一偏酸敛,一偏辛散,而都具养血之效。香附可疏解肝气之郁,其量甚少,只用一钱,俾使肝气舒达。黑豆补肾益精,以水能生木,故亦可益肝。生地黄凉血止血,又可养阴生津,亦可补肝中不足之血。阿胶养血之中兼有止血之效。此前数药相合,使肝血得养,肝气得舒。牡丹皮、黄柏清火。此二药虽系苦寒之品,但用量较少(牡丹皮三钱,黄柏二钱),有重用至一两之白芍、当归养肝,再伍以生地黄、阿胶、黑豆、大枣,非独无伤正之弊,反有相辅相成之妙。再以牛膝引药下行,且有通利小便之功,可使肝中火热从小便而出。

就《傅青主女科》带下篇而言,其组方严谨,变化轻灵,如加

减逍遥散取前人成方,而不拘泥之,加减变化,独出心裁;其用药剂量悬殊甚大,如清肝止淋汤,白芍、当归重用至一两,而香附仅用一钱;对药物之认识傅氏亦有独到之处,如加减逍遥散之用茵陈、梔子。足见傅氏治肝,确实独具特色,发人深醒,启人神思。

《临证指南医案》虫类用药特点探析

程方平 梅国强

(湖北中医学院, 430061)

《临证指南医案》(以下简称《指南》)是由华岫云等收集叶氏医案最多,收集病种最全,整理得最好的一部医案,成为中医临床指南性著作,其中偶用虫类药,且有独到见解,现探析如下。

1 视病辨证,慎用虫药

《指南》凡10卷,分疾病为89门,2576案,3137诊,3173处方。用虫类药除痘门9案外仅14案,分见于积聚、疔、痹、疝、头痛、胃痛、疮疡、痘、痢疾厥等门。由于虫类药以攻为功,故非沉痾痼疾不用,且年老体弱、妇人病少用或不用,幼科非痘疾不用。又因虫类药作用不尽相同,常取蜣螂虫、土鳖虫、蜈蚣、全蝎、地龙、蜂房、蝉蜕、僵蚕以活血通络,搜邪散结,熄风定惊,解毒透邪。

2 揣定层次,理气活血

叶天士作为温病大师,创立了“卫气营血”辨证论治体系,临床诊疗首辨气血层次,以理气活血,对虫类药物的临床作用也有独到见解。叶氏指出:“凡虫蚁皆攻,无血者走气,有血者走血。”无血者走气,虫类药如全蝎、蜂房、蜈蚣、地龙、僵蚕、蝉蜕等,作用于气分为主,能通阳散结。使清阳之气流通,以治病在气分。《指南》如头痛门,史案,头久痛有高突之状者,为阳气受邪阻,清空机窍不宣,以全蝎、蜂房攻通邪结等。有血者走血,虫类药如蜣螂虫、土鳖虫等,作用于血分为主,能活血祛瘀,使凝着之血流通,以治病在血分。如积聚门中王案:“因骑射右胸肋高突,三年来……,为久则血伤入络。”药用蜣螂虫、土鳖虫,使“血无凝著,气可宣通”等。

3 探明新久,搜经剔络

“病久入络”、“久痛必入络”。络病有虚实之分,对于久病入络的实证,叶氏以其独特视角阐发其病理,且灵活运用虫类药的经验,为络病治疗独辟蹊径。叶氏指出:“散之不解,邪非在表;攻之不驱,邪非在里;补正却邪,正邪并树无益。故圣人另辟手眼,以搜剔络中混处之邪,治经千百,历有明验。”且言“借虫蚁血中搜逐,以攻通邪结”,“考仲景于劳伤血痹诸法,其通络方法,每取虫蚁迅速飞走诸灵”。可见叶氏临床诊疗要探明新久,常用虫类药物搜经剔络,因虫类药多偏咸辛,辛能入络,咸能软坚,因而有攻坚破积,活血祛瘀,熄风定惊,通阳散结等功效。如《指南》医案中较多病顽疾诸如积聚、疔母、疝、痹、胃痛、痢、疮厥等均加虫药以搜经剔络。

4 察视缓急,散积攻坚

叶氏在《指南》指出:“凡新邪宜急散,宿邪宜缓攻”,“初为气结在经,久则血伤入络,辄使蠕动之物,松透病根。”“气血暗消,但久必入血,……缓法以追拔疏其络”,“岂区区汤散可效”。如痹门中鲍案,数十年之久的行痹,以蜣螂、全蝎、地龙、蜂房等

活血通络,攻邪定痛。对新感急重症,如痘门九案,叶氏常用僵蚕、蝉蜕清热熄风解肌疏表以透邪外达。

另外,叶氏使用虫类药,大多以丸剂或酒曲加水糊丸,无灰酒送服,或膏剂内服,俾气行则血行,血畅则络和,宿邪缓法散积攻坚以顾正。仅有全蝎、地龙、僵蚕、蝉蜕偶有入汤剂。如江案疟伤,肋中有形痕聚,三年宿恙,……致阳结阴枯,酿成噎膈难治矣,以土鳖虫等熬膏,缓法以追拔疏通其络。而对某些外科疾患,如瘰癧、痔疾,还以外用法缓攻,均以达搜剔在络之邪,松透病根之目的。

5 熟谙虫性,升降达所

《指南》指出:“取虫蚁迅速飞走诸灵,俾飞者升,走者降,血无凝着,气可宣通”。飞者升,如蜂房、僵蚕、蝉蜕等性升善飞而上行,能熄风定惊,用治身半以上或阳分疾病为宜。如疮疡门王案,久疮变幻未罢,是卫阳疏豁,不耐寒喧,初受客邪不解,混处气血,浸淫仅在阳分,肌腠之患,议升举一法,用蝉蜕、僵蚕等。邹案用白僵蚕等从阳明升降之法。地行者降,如地龙、全蝎、蜈蚣等性降爬行而下走,能攻坚破积,用治身半以下或阴分疾病为宜。如痢症厥门,唐案,阴风入脾络之病症,选用蜈蚣、全蝎熄风定惊。疝门中朱案,久疝沉痼宿邪,邪攻肝经络脉,气串绕阴筋痛,乃结疝瘕之象,选用全蝎攻通下焦厥阴络脉之痼结。

6 明辨虚实,攻补互济

叶氏认为,“病久入络”及“久病延虚”,故借虫蚁血中搜逐,以攻通邪结,且攻邪须兼养正。其针对不同病情及虚实状况,常采用攻补互济之法。正因为这样,叶氏在运用虫类药时,常配伍一些气味草木药物作为辅佐。归类可分为以下5类:(1)“佐以辛香是络病大旨”,取辛窜通阳宣痹以治痹阻。配以香附、木香、川芎、郁金等;(2)配咸味,如穿山甲、牡蛎、五灵脂等,达成软散结以治结聚;(3)配温药,如川乌、鹿角、酒曲等,温燥温通阴络以治寒凝;(4)配润药,如当归、桃仁、郁李仁等,滋润润瘀通络以治阴枯;(5)配补药,如人参、黄芪、鹿茸、杜仲等,甘养扶正以治夹虚。如积聚门中王案,……但气钝血滞日渐瘀痹,而延癥瘕,用蜣螂、土鳖虫配当归、桃仁、川郁金、川芎、香附、木香、生牡蛎、夏枯草等。疮疡门中王案,……客邪不解,混处气血,浸淫仅在阳分。以僵蚕、蝉蜕配人参、黄芪、当归等,议升举一法,气壮,斯风湿尽驱。

对《腧穴渊源考》一文看法

陈 业 兴

(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人民医院,571100)

《腧穴渊源考》(《中医杂志》2008年第10期)认为:“‘由线到点说(经脉早于腧穴)’不能全面地认识腧穴和经脉形成的历史条件,违背了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,无形中夸大了经脉的本意,不利于表达经脉的内涵。”因此,认为“由点到线(腧穴早于经脉)”的观点是正确的。“其演变过程应该是从刺、灸点→经脉→厘定(定穴、定名、定性)→腧穴,这就是从点到线再由线到点的过程。”

笔者认为,该文对腧穴的起源和形成过程的考证比较详尽,但对经脉的起源和演变过程的认识与理解尚不够全面。据赵京生《针灸经典理论阐释》考证,可知《灵枢·经脉》中的十二经脉之起源是出土简帛脉书中的“脉”。其中的“脉”都是单一向

心性走向,由四肢末端向头面的。尚未构成首尾相互衔接,与脏腑无对应衔接,未构成气血循环系统。由“脉”到经典《灵枢·经脉》的十二经脉气血循环系统的形成,是一个漫长的过程。并将出土简帛脉书中的“脉”与《灵枢·经脉》中的十二经脉进行了比较。认为“不同之处主要有两点:第一点,十二经脉按一定顺序相互衔接,构成一个气血循环通路系统,第二点,十二经脉各与特定脏腑相连,使内脏与肢体、孔窍连为一体。这两点可以说都是为表达气血循环观念而需构建联系通路的结果。”从这里可以看出,首尾相互衔接,“内属脏腑,外络肢节”能行气血的十二经脉路线的形成,是为表达气血循环观念而需构建联系通路,看不出十二经脉通路是依据穴位连结起来的路线的证据。

据刘澄中、张永贯合著的《经脉医学与针灸科学》考证,认为出土简帛脉书中的“脉”,主要依据古代灸疗临床中发现的经脉现象,即沿经脉出现的病者能感觉到而且能指出其循行路线的临床现象,进而总结归纳,描述出来的路线。当时的治疗点都在四肢端,所出现的感觉循行路线均由四肢走向头面。后来经脉循行线在演变过程中被改造为穴位连结线。经脉循行线不同于穴位连结线。王鸿谟《中华经络学》中,有经脉循行线与穴位连结线、综合线的区分。穴位连结线是怎样形成的呢?刘澄中等考证,认为穴位连结线是后人为了使穴位归入经脉,也便于记忆方便实用,在“穴位归经”实则“经归穴位”的过程中,能改变方向循行趋向病所的经脉线,被固定的穴位牵拉扭曲而形成了之折成角的星座式的穴位连结线。经脉循行线被改造为穴位连结线后,便失去了能改变方向循行而趋向病所的功能,成为“死”线。后人一直误将穴位连结线为经脉循行线,又名为“经络循行线”。元代滑寿的“十四经”就是典型的穴位连结线,一直应用至今。出土简帛脉书中的“脉”到《灵枢·经脉》中的十二经脉气血循环路线,到演变为穴位连结线,是经脉的起源与演变过程。当代对经脉感觉循行现象的研究,才明确经脉循行线与穴位连结线的区别。据研究者临床实测,经脉循行线与穴位连结线,在四肢部位基本符合,躯干部位有差异,头面部差异较大。这就是说,经脉循行线到达躯干后,就离开穴位循行。“宁失其穴,勿失其经”的“经”是指经脉循行线。临床实测,经脉线有一定的宽度,是条带状,可容纳许多穴位,不同于“线”条样的穴位连结线。若误为穴位连结线,则全线贯通穴位的穴位连结线,怎么能存在“宁失其穴,勿失其经”的治疗原则呢?当今经络研究,仍有许多人误将穴位连结线为经脉循行线,因为在四肢部位两线基本符合,难于区分,误将穴位连结线为经络循行线,误将经脉现象为经络现象,进而据经络现象来找经络形态学结构,结果难以取得共识。

由于误将穴位连结线为经脉循行线,才有“由点到线说(腧穴早于经脉)”与“由线到点说(经脉早于腧穴)”的争论。其实腧穴与经脉各自有其源头与演变过程,应是“脉穴异源”经脉在其演变过程中,被改造为穴位连结线了,不是客观存在的经脉现象的循行路线。

综上所述,只要全面地认识腧穴和经脉形成的历史条件,才能掌握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,才能正确理解经脉的本意,正确表达经脉的内涵。经脉理论才是指导针灸临床的理论,实践中已经得到证实。该文坚持使用经脉现象与经脉理论,不使用经络现象与经络学说概念使用非常正确。因为经络学说包括经脉理论与络脉理论。

[编辑:李 巍]